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雜誌

(四十)

王念孫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 書 雜 誌

(四十)

王念孫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書雜誌

淮南內篇第十二

道應

無爲知 弗知之深

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念孫案：弗知之深之字當在上文，無爲之下，無爲之知與無窮之弗知相對爲文。今本無爲下脫之字，則文不成義。弗知下衍之字，則與下二句不對。莊子知北遊篇：作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弗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是其證。

形之无形

孰知形之无形者乎。念孫案：形之无形當依莊子作形，形之无形，郭象曰：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劉子天瑞篇亦云：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誰知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以微言乎。道藏本如是。案詩箋儀禮注多云：以猶與也。上文人可以微言乎。即其證。劉本改以爲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蓋未達古訓也。孔子

曰何謂不可謂猶爲也誰知言之謂者乎念孫案誰當爲唯字之誤也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呂氏春秋精諭篇作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劉子說符篇作唯知言之謂者乎文子微明篇同是其證

先生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同念孫案先生二字於義無取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集韻類篇民字古作兕人字唐武后作丕疑兕誤爲先丕誤爲生也宋策吾欲藉子殺人今本人作王亦丕之誤

曰善

以示翟煎曰善念孫案曰善上當更有翟煎二字以示翟煎翟煎曰善與上文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文同一例今本翟煎二字不重寫者脫之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羣書治要引此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呂氏春秋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也皆其證

有禮

治國有禮不在文辯念孫案有禮當爲在禮字之誤也在與不在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在禮

后乙

后乙入念孫案后乙當爲后乞字之誤也乞卽乞之古文非從乙堅不得通作乙人間篇及哀十六年左傳史記楚世家五

子胥傳。墨子非儒篇。呂氏春秋分職篇。皆作后乞。

來附

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人憑。若美。道將爲女居。相對爲文。若改爲德將來附。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此文以度舍居故爲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舍古讀若庶。故與度居故爲韻。後人誤舍爲始夜反。故不入韻。故改此句爲德將來附。以與度爲韻。不知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說見六書音均表。附與度非韻也。莊子知北遊篇。作德將爲女美。而道將爲女居。文子道原篇。作德將爲女容。道將爲女居。皆其證。

直實知

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念孫案直實知三字。文不成義。當從莊子文子作真其實知。今本真誤爲直。又脫其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莊子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也。漢魏叢書本。改爲直實不知。以故自持。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攻翟 左人終人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左人終人。道藏本劉本朱本。左字並作尤。俗書左字作尤。因誤而爲尤。茅本改尤爲尤。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呂氏春秋慎大篇作老人。亦左人之誤。晉語別

子竝作左人水經瀧水注瀧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念孫案攻翟上當有使字襄子使新稚狗攻翟而未親
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是也今改正往故下文言使者來謁也羣書治要引此有使字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劉子說符篇同是其
證左人終人句與上句義不相屬莊據劉子於句首加取字理或然也

今一朝兩城下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念孫案今一朝兩城下本作一朝而兩城下此後人
嫌其與上文相複而改之也不知此是復舉上文之詞當與前同不當與前異若云今一朝兩城下則與
上句今字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一朝而兩城下列子呂氏春秋竝同

勝非其難者也下脫六字

勝非其難者也劉本於此下增入持之其難者也一句云舊本無此句非念孫案劉子呂氏春秋皆有此
句羣書治要引淮南亦有此句則劉增是也莊本作持之者其難也則與上句不對非是

杓國門之關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注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念孫案劉子釋文引此
作許注今高注有之者蓋後人以許注竄入也又案杓當爲杓字從手不從木玉篇杓甫遙都歷二切斗
柄也又市若切杓丁激切引也廣韻杓甫遙切北斗柄杓都歷切引也許注訓杓爲引則其字當從手玉

篇廣韻訓杓爲引。卽本於許注。其證一也。史記天官書。用唇建者杓。索隱。說文杓。斗柄。音匹遙反。又下文杓雲如繩者。索隱。杓。說文音丁了反。許慎注淮南云。杓。引也。是杓音丁了反。而訓爲引。與杓字不同。其證二也。晉書天文志。杓雲如繩。何超音義。杓音鳥。鳥與丁了同音。其證三也。而今本淮南及劉子釋文。史記漢書。杓字皆誤作杓。晉書又誤作杓。與玉篇廣韻不合。世人多見杓。少見杓。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蹠足譬欬疾言

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譬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念孫案蹠足上當更有康王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劉子黃帝篇。作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譬欬疾言。是其證。有功當爲有力字之誤也。勇有力。對下句仁義而言。若作有功。則非其指矣。下文皆言有力。不言有功。劉子及呂氏春秋順說篇。竝作勇有力。是其證。

人雖勇 雖巧有力

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念孫案人雖勇上。當有使字。下文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又曰。使人本無其意。又曰。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皆其證也。今本脫使字。則與上句義不相屬。劉子呂氏春秋皆有使字。又案有力上本無巧字。此後人以文子道德篇加之也。案文子云。雖巧。擊之不中。此云。雖有力。擊之不中。文各不同。加巧字於有力之上。則文不

成義矣。下文云：雖有力不敢擊，亦無巧字也。劉子呂氏春秋皆無巧字。

愛利之心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歎然，皆欲愛利之心。念孫案：愛利之下，不當有心字。此因上文未有愛利之心而誤衍也。文子劉子呂氏春秋皆無心字。下文云：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亦無心字。

故老子曰下脫五字

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念孫案：老子曰下脫勇於敢則殺一句，兩句相對爲文，單引一句，則文不成義。文子道德篇亦有此句。

文君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念孫案：文君謂杜赫曰上脫昭字，當依上句及呂氏春秋務大篇補。

爲人妾

魯人爲人妾於諸侯。念孫案：呂氏春秋察微篇說苑政理篇家語致思篇妾上俱有臣字，於義爲長。

受教順

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念孫案。教順上本無受字。此因上文不受金而誤衍也。教順。卽教訓也。訓順古多通。用不煩引證。教訓上有受字。則與下四字義不相屬矣。說苑家語竝作教導。可施於百姓。是其證。

知禮

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念孫案。知禮本作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見子贛之不受金。而知魯人之不復贖人。達於事變。故曰知化。齊俗篇曰。唯聖人知其化。呂氏春秋驕恣篇曰。智短則不知化。知化。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非謂其知禮也。俗書禮字或作札。與化相近。化誤爲札。後人因改爲禮耳。齊俗篇述此事而論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卽此所謂知化也。故下文引老子見小曰明之語。呂氏春秋論此事曰。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說苑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皆其明證。

及至

桓公及至。念孫案。及當爲反。字之誤也。反至。謂桓公反而至於朝也。呂氏春秋舉難篇。新序雜事篇竝作反至。

難合

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念孫案。合當爲全。言用人不可求全也。全合字相近。又因上文合

其所以而誤呂氏春秋新序竝作全

所自來者

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其輕失之豈不惑哉念孫案所自來者上當有生之二字此承上文保生而言言人皆重爵祿而輕其生也脫去生之二字則文不成義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爲篇文子上仁篇皆有生之二字

本任於身

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念孫案任當爲在字之誤也覽冥篇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在字亦誤作任呂氏春秋執一篇作爲國之本在於爲身劉子說符篇作故本在身皆其證

輪人 其人在焉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高注曰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念孫案輪人當依莊子天道篇作輪扁輪扁之名當見於前不當見於後也高注輪扁人名四字本在此句之下因扁誤爲人後人遂移置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耳陳氏觀樓曰其人在焉當作其人焉在故高注云問作書之人何在

却宋君 却以危

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念孫案却當爲刼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去。去亦刼之誤。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刼。宋君而奪其政。是其證。二柄篇又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史記李斯傳亦云。司城子罕刼其君。又說林篇。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却亦當爲刼。繆稱篇曰。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刼以懼。是其證。

藏書 焚書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念孫案知者藏書。本作知者不藏書。與知時者無常行相對爲文。今本脫不字。則與上下文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學部十三引此有不字。韓子喻老篇同。焚書而舞之。御覽引焚下有其字。韓子同。據高注云。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則正文本有其字。

莊王許諾下脫文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跪揖北面立於殿下。脫今本誤作跪。高注。跪徒跪也。誤作跪。徒跪也。太平御覽引正文作跪。與高注徒跪合。今據改。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念孫案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莊王許諾下有子佩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共十二字。今本脫去。當補入。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此子佩作子瑕。亦云子瑕。

具於京臺。莊王不往。京強二字。古同聲而通用。故今本京臺作強臺。

爲吳兵先馬走

越王句踐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念孫案。爲吳兵先馬走。當作爲吳王先馬。今本吳王作吳兵。涉下文襄子起兵而誤。其走字。則涉注文而衍也。據注云。先馬。句。走先馬前。道藏本劉本朱本並走也三字。蓋誤以先馬走絕句故也。莊本同。則正文無走字明矣。爲吳王先馬。卽上文所謂身爲臣也。若作吳兵。則非其指矣。越語曰。其身親爲夫差前馬。韓子喻老篇曰。身執戈。爲吳王洗馬。先洗古字通。皆其證。

攻圍之未合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念孫案。此當作襄子起兵攻之。句。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今本之圍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九。引此不誤。韓詩外傳作襄子與師而攻之。圍未而而城自壞者十丈。新序雜事篇作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

若亡其一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徹。高讀若滅。若失。若亡。爲句。云。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引之曰。此當以若亡其一爲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

卽若失。若喪其一。陸德明曰。言喪其耦也。齊物論篇。嗒焉似喪其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爲耦。此言若亡其一。亦謂精神不動。若亡其身也。高讀至若亡爲句。則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微爲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

供僮纏 纏索

臣有所以供僮纏采薪者。道藏本如是。案以猶與也。劉本改以爲與。而高注曰。纏索也。念孫案。供當爲共。此因僮字而誤。加人旁也。蜀志。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共。劉子說符篇。同。纏字之義。諸書或訓爲繞。或訓爲束。廣雅。無訓爲索者。纏當爲纏字之誤也。說文作縲。云索也。字或作縲。坎上六。係用徽縲。馬融曰。徽。縲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縲。故高注云。縲索也。若作僮纏。則義不可通矣。劉子及郤正傳注。白帖。九十六。縲字亦誤作纏。蓋世人多見纏。少見縲。故傳寫多誤耳。管子乘馬篇。縲得入焉。今本縲字亦誤作纏。之中。今本亦誤作纏。唯道藏本。劉子釋文。作縲。音墨。足正今本之誤。又說林篇。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子濁者金玉。今本溺上有拯字。乃涉注文而衍。此謂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繩索。使得授之也。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無拯字。文子上。德篇。亦無今據刪。不若尋常之纏索。案尋常之纏索。本作尋常之其人事部。三十七。引此。無拯字。文子上。德篇。亦無今據刪。不若尋常之纏索。案尋常之纏索。本作尋常之纏。其索字則後人所加也。高注。此文以佩富纏爲韻。若作纏索。則失其韻矣。文子作不如與之尺索。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七。珍寶部九。引此。竝作尋常之纏。雖纏誤爲纏。而纏下俱無索字。

求者

敗矣子之所使求者。念孫案求下脫馬字。郤正傳注及白帖引此竝有馬字。劉子同。

在內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念孫案在下本有其字。後人以意刪之也。爾雅曰。在察也。察其內卽得其精也。忘其外卽忘其粗也。後人不知在之訓爲察。故刪去其字耳。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在其內而忘其外。劉子同。白帖引作見其內而忘其外。雖改在爲見。而其字尙存。

屈宜若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注。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念孫案此許注也。宜若當爲宜咎。字之誤也。隸書咎字或作咎。咎與若相似。史記六國表。韓世家。竝作宜曰。集解引淮南許注云。屈宜曰。楚大夫。亡在魏者也。正與此注同。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曰。權謀篇作屈宜咎。是曰咎古字通。屈宜曰之爲宜咎。亦猶平王宜曰之爲宜咎矣。晉語及小雅小弁傳。白華箋。竝作宜咎。

爲人

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念孫案爲人本作爲之。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爲之。謂爲楚國之政也。下文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云云。正承此句言之。若作爲人。則與上下文全不相

涉矣。說苑指武篇正作爲之。

時爭利

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念孫案。時上當有以字。謂因時而動。與天下爭利也。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說苑有以字。

子韋

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念孫案。韋字因下文而衍。呂氏春秋制樂篇。新序雜事篇。論衡變虛篇。皆作子無復言矣。無韋字。

必有三賞君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念孫案。次句有字。因下文故有三賞而衍。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天必三賞君。無有字。

七里

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念孫案。七里當爲七星。字之誤也。古謂二十八宿爲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舍行七星。又新序論衡舍行七星下。皆有星當一年四字。於義爲長。舍行七星。三舍則行二十七星。星當一年。故延年二十一歲也。呂氏春秋亦云星一徙

當七年。

故曰

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念孫案故下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此因述公孫龍納善呼者一事。而言聖人不棄技能之士。非引古語爲證。不當有曰字。下文故老子曰云云。方引老子之言以證之耳。下文曰。故伎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今本故下有曰字。誤與此同。又曰。故人主之嗜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又曰。故周鼎著倭而使訖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又曰。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其下皆引書爲證。與此文同一例。而故下皆無曰字。

是以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念孫案是以當依劉子說符篇作以是。

使之時 其度安至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念孫案使之時而敬順之。順與慎同。時上當有以字。說苑政理篇。文子上仁篇。竝作使之以時。是其證。其度安至。劉本改至爲在。而莊本從之。案其度安至者。謂敬慎之度何所至。猶言當如何敬慎也。下文如臨